

## 同学情谊如美酒

○张 力（1978级无线电）

1978年注定是命运转折的一年。那年7月份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复习之后，我参加了高考，其实考得不好，物理一道很简单的题，由于不知道双刀双掷开关为何物，那道题整个就没做，15分全丢了，其他的题有的就从来没见过，稀里糊涂都做了，自己也不知道对错。尤其是最后一道题25分，当时听说全考场没有一个人做出来。后来才知道我除了这个“双刀双掷”开关，其他的都对了，这是后话，这让我一辈子都记住了这个开关。数学也一样，我把两个简单的小题做错了，别的同学都做出来了。考完试回到家，做教师的父母都去改卷去了，我以为我考不上大学了，在家哭了整整3天。当时我所在的子弟学校，由于要招工，我的同学们都比我

大一两岁，所以没有上高中，都参加工作了。我上高中就是因为没有地方去，高中班里一共十来个学生，两个子弟，剩下几个是附近农村的孩子，和几个因要参加高考才转来的铁路局的子弟。上苍真的很眷顾我，其他同学连普通大学都没一个考上，却给了我一张清华的录取通知书，让我有幸与一群最聪明又美丽的女孩子们成了同学，共同经历从青涩到成熟，共同见证彼此的成长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最纯洁的五年时光。

### 新斋 913

还记得那个夜晚，1978年10月11号，经过两天两夜的火车，终于在夜晚11点左右到了北京站。出站后，站前广场上各大学新生接待站彩旗横幅依旧热闹非凡。很容易就看到了清华的横幅，我们上了一辆漂亮的小面包车，像梦一样，一会儿就到了清华礼堂前。估计早已过了12点了，但礼堂前还有很多人，报到手续办完之后，好多人帮着把行李搬到了宿舍，因为当时很晚了，不记得都是谁了。宿舍里大家还都没有睡，913的姐妹们我是最后一个到的。大家赶忙给我介绍，我忙不暇接地听着。大姐卢爱丽，美丽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，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话，虽然在家里是娇生惯养最小的孩子，到这里俨然成了我们的大姐，后来也是我这一生中最好的



大一逛天安门留影，左起：张力，杨耀华，陈俊红，卢爱丽，蔡懿慈，谭玉兰

朋友。二姐谭玉兰，玉兰花般白净的皮肤，普通话里带点天津口音。三姐杨耀华，来自上海的美才女，手风琴拉得超级棒，爱丽只要一哼什么曲调，马上就能从她的手风琴里拉出动人的旋律，让我佩服不已。半年之后杨耀华留学去了法国。四姐蔡懿慈，超难写的名字是姥爷给取的，来自石家庄，却有着江南女子般的容颜和肤色，当时我感觉到她就像个漂亮的瓷娃娃。小妹陈俊红，来自福建，当时才15岁，聪敏伶俐，考分是全宿舍最高的，吓得我都不敢说我考了几分了。我成了宿舍里的小姐，意思是最小的姐姐，可是听着终究是别扭。

新斋913六姐妹从此犹如一家人，相互关心、帮助，对于初次离家的女孩子们来说，消除了来到新环境的陌生感。记得我和俊红去照澜院买盥洗用品找不到回来的路。那时候比较穷，食堂晚餐就是5分钱的白菜汤，大家会在熄灯上床之后讨论什么东西好吃来伴着入梦。记得每个人过生日，大家会买一毛钱两毛钱的零食，凑在一起就是超级的生日Party了。记得我和俊红津津有味地吃着北京辣菜夹馒头，爱丽说你俩怎么就吃这个当菜？以至于多少年之后在加拿大，有位朋友回北京问我需要带点什么？我就让他带了一袋北京辣菜，虽然不觉得好吃了，但总归是那时候的回忆。

当年我每次从贵州回来，抵达北京站都过晚上11点了，年年都是爱丽去车站接了我，然后住到她家里第二天再回学校。上课时我俩总坐一起，下课散步无话不聊。记得有一次我问爱丽，我们俩这样的友谊算不算同性恋？她笑我傻瓜。当时那种纯

洁的友谊跟了我一生，姐妹们直到现在都常常会在梦中出现，虽然现在大家都忙得不怎么联系，可是不管多远，在心中却总是惦记着的。

天安门这张珍贵的相片是当时爱丽从家里拿来相机，带我们在天安门拍的。那时相机全是手动的，每次她拍照时，先调好光圈，然后手在那里一砍一砍地数着一米两米的距离，就怕拍虚了。

### 无83班

上大一时，我被分到了无83班，我们班一共六个女生，杨耀华、蔡懿慈和我同宿舍，另外还有来自河南的杨柳，印象中，就像她的名字一样，长得那种清纯随风依依般的感觉，她半年后去了日本，后来就没有联系了。郑英，北京人，开朗活泼，我俩祖籍都是四川，她常用四川话跟我说“开脸”——洗脸的意思。她半年后去了英国，我在科大研究生院读书时，她来过一次，最后也失去了联系。高宁宁，北京人，外表风风火火，心思却如丝般婉柔细腻，前两天大家翻出来她的入学证件照，我班男生说，那种纯洁美超过如今的校花奶茶妹妹。

### 五号楼123

上大二后，班级调整，我又被分到了无82班，这时候和我同宿舍的开始有高宁宁，后来她因病休学之后就是李小松、吴少清、柯华、蔡懿慈、赵晓军，我们在一起住的时间最长了。北京同学李小松，总是像个大姐姐般地爱收拾宿舍，喜欢古乐，有次说她爱听琴歌，我傻得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她没有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

## □ 值年园地

留言，毕业之后她去了荷兰，再没有联系了，想着什么时候能见面的，这下成了终生遗憾了。吴少青来自内蒙古，高高的个子，记得好像她的母亲和我的妈妈一样都是语文教师，我们俩在一起喜欢背古诗词，有次我玩笑话说：“少青，你要是男的，我就嫁给你了。”相同的爱好常常让我们很开心。柯华来自新疆，白白净净的，学习认真刻苦，我和她因为家远，寒假里一般不回家，这才让我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。记得我们俩一块去音乐室报班，她学木琴，我学吹小黑管。我俩还一起去滑冰，让整个冗长的假期变得开开心心。

赵晓军来自廊坊，离北京城很近的地方，周末都可以回家让我们羡慕不已。她有两条漂亮的长长的大辫子，待人热情，说话婉转好听，是我在123室最好的朋友。聪明的赵晓军不用学习都能考得好成绩，还记得有一次，我俩疯狂到跟几个男生一起去天桥剧场，昼夜排队买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出票。快毕业离校前，我俩又疯狂一次，这次是要用双脚绕清华园一周。



1983年分别留影，前排左起：蔡懿慈，张力，吴少青；后排左起：柯华，李小松，赵晓军

我们下午5点左右从西校门开始，沿着围墙逆时针绕行，没有路，差不多是披荆斩棘往前走，大概走了三个半小时，到东大操场天黑得没法看见东西了，只好放弃，又留下一个遗憾。

蔡懿慈和我是同宿舍“死党”，我俩从大一到大五都在一起，她晚上安静得像小绵羊，早上起来被子不用叠都是整齐的，不像我们又是磨牙，又是说梦话的。无82班还有于向红，后来因病休学一年，我俩的友谊始于中国象棋擂台赛，有一个假期，我们俩天天打擂台，输了就去翻棋谱，第二天再赢回来。得益于此，开学之后系里象棋大赛，我俩拿了第二和第三名，输给了有着童子功的高宁宁。

毕业时无82女生合影那天，我们一起去五道口吃了一顿饭，也是大家在一起唯一的一顿饭。

### 惠芬

和惠芬的友谊始于我俩一起到建筑系学画素描，我是闲来无事什么都要碰一下，来自武汉的惠芬大约是受到千年楚汉文化的熏陶，不光聪明、漂亮，文学、艺术、摄影、插花都颇有造诣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惠芬宿舍看到她画的一幅画，一个白衣女子背向着站在大海边，海风吹着，白裙飘飘，题词是林黛玉的那句“冷月葬诗魂”。她虽然有着林黛玉的才气，不过却是个十分开朗之人。我们在一起喜欢去郊外拍照，然后洗照片，记得当时9号楼、10号楼、11号楼的暗室都让我们跑遍了，

一泡就是一整夜。现在珍藏的许多老照片就是那时候洗出来的，但我与惠芬常常互拍，却没有留下一张合影。

还记得有年夏天，我和惠芬一起去交道口看立体电影。去早了，天又太热，看到对面一个大红门人家，我俩就傻傻地去敲门，自报家门说是清华的学生，等着看电影没有地方待，想进去坐一会儿。那是个大宅门，有好几进的院子，看不到底，里面是雕梁画栋的曲廊。我们在廊里静静地歇了一会儿，估摸着差不多了，才谢了人家出来。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是现在能比的，现在谁会让素不相识的人到家里来坐一个小时啊？这是题外话了。

### 其他同学

由于很多专业课都在一起上，我和无81、无84的同学相对要熟悉一些，如：吴晓丹、夏善红、俞赛、梅琦、吕玫、王璇、高平、赵萍。记得去夏善红家吃过油炸馒头，还说最好的做法是先沾水再炸，外面脆，里面不硬。还记得有次大家排队去礼堂看电影，王璇怎么就没在队伍里，一个人站在新水后面的河边上，当时她那种婷婷玉立在柳树边，就像一幅画，把我都给看呆了。娴静恬雅的吕玫总是背着个方方的书包，却没想到多年以后在美国成为马拉松健将。赵萍舞蹈跳得很好，印象最深的是赵萍西班牙斗牛舞的美丽风姿。记得我考中科院的研究生时，因为要一早到城里，高平二话不说，就把她家的钥匙给了我，让我在她家住了三天。吴晓丹、梅琦、俞赛都有着北京同学的热情和奔放，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岁月匆匆，时光流逝，好多事情都慢

慢淡忘了，唯独同学之间的情谊如美酒般时间越长越甘醇，我期待着三十年后再与你们重聚！

### 追忆似水年华

○田战耕（1988级电子）

似水年华逐风流，往事百感上心头。  
豪情万丈今已矣，霜染两鬓志未酬。  
自强不息屡发奋，厚德载物三省修。  
母校情深何曾忘，喜见同窗携手游。

### 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

○冯宏伟（1988级汽车）

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季  
我们喝酒，拥抱，怀着梦想离去  
送别我们青涩背影的  
是那“一起走过的日子”

紫荆花开满春季  
像梦中飘下的雨  
初吻的荷塘  
出水着田田的叶子  
圆明园里划船  
历史在水波中延续  
图书馆的灯光  
温暖着一届又一届的学子

弹指一挥二十年  
梦想依然清晰  
同学依然熟悉  
那些年啊  
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